

人文素养奠基读本

哲

荀子新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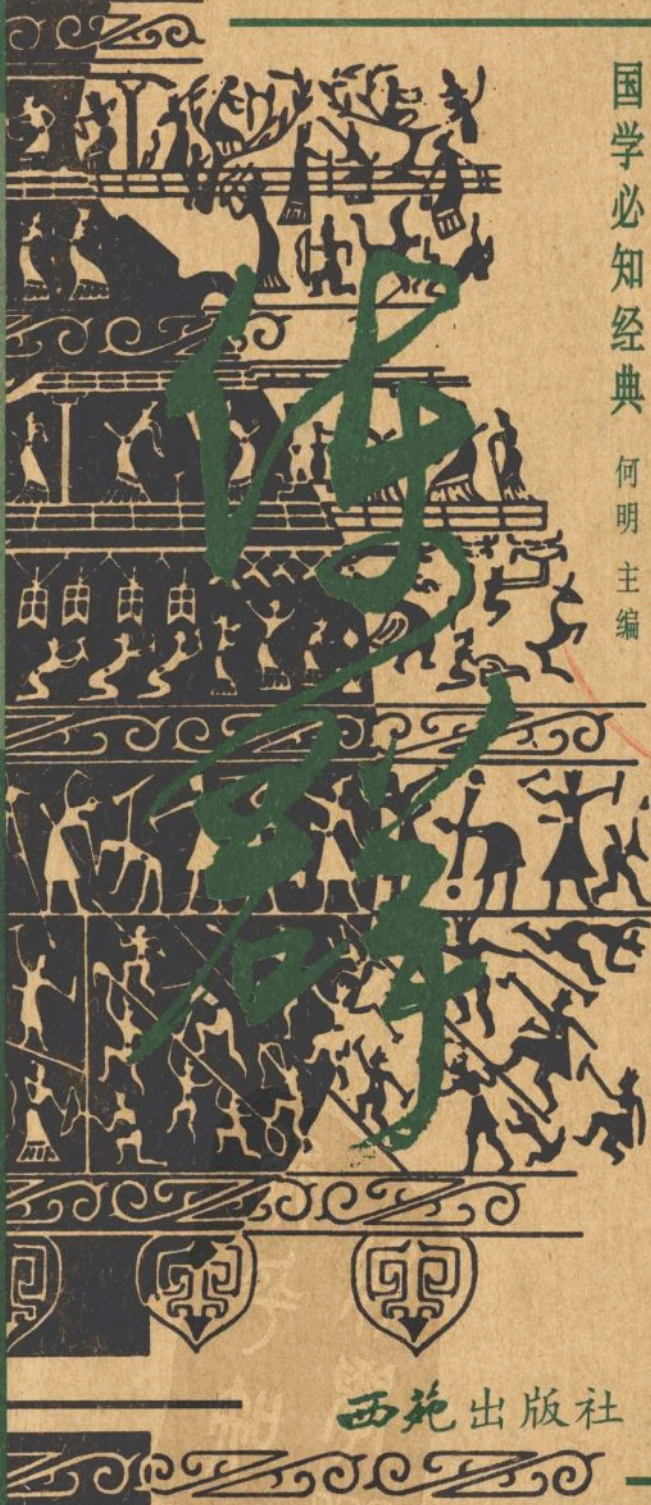
(下)

王其俊 注释



五元书系

国学必知经典 何明 主编



西苑出版社

人文素养奠基读本

总序

人文,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人文科学在欧洲的兴起,是区别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以人为中心,研究人性、教养及与人类利益密切相关领域的科学。发展到今天,人文科学已是相对自然科学而言,广义地指研究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学问,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伦理学、文艺学、语言学等等。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基本上有两大部分。一部分为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的学问,其目的在于认识自然规律,为人类征服自然开辟道路;在现实社会中,自然科学不断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源动力。另一部分,即人文科学。

人文科学以人和由人组成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我国先秦的《周易·彖传》中就已指出:“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科学是调整、治理社会的学问。人类认识社会的形态、结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使人们自觉适应社会发展的规律,促进社会向着文明的、进步的方向前进。人文科学以人的思想和行为为其研究的中心,因此,它又指导人们自觉地改造和发展自身,以适应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要求。

两大科学的合力,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步伐。现代文明社会每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虽然其专攻、所长必然有

其侧重,但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的基本素养,却都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文明程度愈发展、提高,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亦愈将提高;这既是一个必然规律,也已经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是因为,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证明:科学的终极目的,毕竟在于人类自身的解放而不是其他。

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遍应用,已使人们对“科盲”状态的难以容忍,有着越来越切实的感受。随着社会现代化对人文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和人文素养事实上的欠缺,实际已使许多人在生活、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中,经常陷于尴尬、浑沌与迷惘的状态,但许多人对此却缺乏理性的自觉,某些人甚至还在由于对人文的无知而盲目地轻视乃至排斥接触、学习人文知识。尤其我们的年轻一代,尤其年轻一代中专攻自然科学的文化人,人文素养的相对欠缺,将会对他们个人的人生、事业,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的确迫切地需要引起每个人和全社会的充分关注。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人文大国,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人文财富。提高人文素养,从主观上说,不可不适当学习、接受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客观上看,一个民族的人文传统,实际上乃是无法人为断裂而只能于传承中扬弃的。然而,浩若烟海的人文经典又往往令人望洋兴叹,无从着手;为此,我们从浩瀚的人文典籍中,筛选了部分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人文精神,曾为古老的华夏文明奠定了人文基础的精华,以飨读者,希望对广大读者提高人文素养起到奠定基础的作用;而此次所选原著,亦皆属了解国学梗概必知的经典,对一般读者而言,又相当于一套颇具典藏性的国学资料工具书。此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系统介绍西方人文精神和普及性综合介绍各类基本人文知识的小册子。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们的喜爱,成为朋友们人生旅途中朝昔相随的良师益友。

◆静听松风图

马麟 宋

绢本设色

此图以山水与人物的结合构建出主题的意境，松枝动荡感的处理使人如临其境。



前 言

《荀子》是战国末年著名思想家荀况的著作集，共三十二篇。《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西汉刘向《叙录》认为该书共三百二十二篇，除去重复的二百九十篇，实际著三十二篇。后来经过唐代杨倞的重新编排，改名为《荀卿子》，简称《荀子》。今本《荀子》是杨倞依据刘向辑本编排而成的。

荀子(约前 313—前 238)，赵国人。名况，字卿。汉人避汉宣帝讳，称他为孙卿。荀子开始从事学术、政治活动时，曾到齐国游学。齐湣王末年，曾上书劝说齐相，主张不被采用，于是离开齐国前往楚国。齐襄王时返回齐国，多次任齐稷下学宫的学官之长。公元前 266 年，应聘前往秦国，会见了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后来又返回赵国。约于楚考烈王八年(前 255)，任楚国兰陵令。晚年长期居楚，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终老于楚。

《荀子》三十二篇的篇目是：《劝学》、《修身》、《不苟》、《荣辱》、《非相》、《非十二子》、《仲尼》、《儒效》、《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士》、《议兵》、《强国》、《天论》、《正论》、《礼论》、《乐论》、《解蔽》、《正名》、《性恶》、《君子》、《成相》、《赋》、《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荀子》大部分为荀子所作，其中《君子》、《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诸篇，可能是他的学生所记。该书总结、发展了先秦各派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荀子主张“明分使群”、礼法兼治、王霸并用，将人视为一

种社会动物,揭示了人与禽兽的区别,突出强调了人的社会性和等级名分的作用,将社会分工视为社会的基本前提,把礼当作国君控制社会和由国家强制执行的准则及规范,用礼维护贵贱有序、长幼有别、各载其事、各得其宜的封建等级秩序,以礼论证封建制度的不平等,突出强调了礼的强制作用,主张礼法并用,赏行罚威,严刑禁暴,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维护统治的完整理论。

荀子总结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建立了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提出了“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认为天人各有不同的职分,将自然与社会明确区分开来,否认天有意志,认为日月星辰的变化、四时的运行、风雨的形成和万物的生息,都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们的发展和变化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人世社会的治乱安危与自然现象无关。荀子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营巫祝、信讥祥的世俗迷信。在天人关系上,突出强调“制天命而用之”的重要性,主张人类应该积极征服、改造自然,而不能消极等待自然的赐予;认为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从自然规律,就能获得丰裕的物质生活资料。在认识论上,提出了“形具而神生”、“解蔽”、“辨合”、“符验”和重视心官思维作用等主张,认为人的耳、目、口、鼻等生理感官是人的精神现象存在的物质基础,人的生理感官接触外界客观事物,才能获得认识。在认识过程中,感觉有时会给人造成错觉,仅仅依靠感觉经验,并不能保证获得正确的认识。只有发挥心官对感官的统帅、制约作用,以理性思维校正人的各种错觉,才能获得深刻的认识。在知行关系上,主张学以致用、知行统一和以行检验知。

在名实问题上,荀子批判地总结了各家各派的逻辑思想,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正名主张,认为为了使人们正确地交流思想和进行工作,必须分别制名以指实和名实相符,提出了名词的社会性即“约定俗成”,批判了当时的“合同异”、“离坚白”、“齐是非”等逻辑思想,指出了它们的谬误。

在人性论上,荀子反对性善论,主张性恶论,将人的自然生理欲望视为恶,认为顺从人性的自然发展,就会产生争夺,破坏礼义道德,从而造成社会的混乱。荀子强调利用教育和礼义道德准则和规范改造人恶的本性,强调了后天环境对人

性的陶冶、改造作用,否认有先验的道德和生而知之的圣人,认为圣人与夏桀和盗跖、君子与小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只有经过后天的教育改造,才能有贤愚的区别,提出了经过学习和改造,普通人也可以成为圣人的著名主张。

荀子提出了以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强调人们应追求高尚的道德理想境界,并把它划分为士、君子、圣人三个等级,认为坚定的学习和遵循礼义、法度的人是士,意志坚定和奋勉努力实行的是君子,思虑敏捷、明智而不固竭和深刻理解、融会贯通的是圣人,主张在士、君子道德境界的基础上,以理性思维制约声色臭味等生理欲望和喜怒哀乐等情感,用礼约束自己的言行,加强修养,接受教化,经过长期的努力,就能达到具有高度智慧、完美道德、与日月相通鼎立、与天地协调相配的至极道德理想境界。在义利关系上,强调义重于利,认为重义轻利,就能使义利两得;如果重利轻义,就会导致义利皆失。

荀子还论述了军事问题,反对兼并、侵略别国的非正义战争,赞成为封建统一大业而战的正义战争,认为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论述了统一战争中的战略与战术问题,把尊崇礼义、争取民心、士服民归的军事路线放在首要的位置,认为将帅应起表率作用,正确掌握“六术”、“五权”、“三至”等军事原则,根据敌我双方的客观条件变化,采取正确的决策。

荀子还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强调教育的目的和作用是在培养治国安邦的雅儒和大儒,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在教育内容上,主张诵经读礼,加强师法之化的现实教育和良师益友的言传身教,论述了重视实践、循序渐进、积少成多、持之以恒等教学方法。

荀子对先秦各派的思想都进行了批判总结。他的思想对后世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王其俊同志撰写《前言》并承担《荀子》前十六篇的注释。孙聚友同志承担后十六篇的注释。

《荀子》一书的原文以清代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注释曾参考了章诗同的《荀子简注》、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译》等。



◆ 松鹤图 朗世宁 清

绢本设色 (223. cm × 142cm)

作者为意大利米兰人，清代宫廷画师。此图讲究透视关系，注重光线明暗，可以窥见西洋画法在技法上的表现。

目 录

* 静听松风图	插页
前 言	(1)
* 松鹤图	插页
天论	(1)
正论	(7)
* 山居图	(16)
礼论	(20)
* 江山秋色图	(33)
乐论	(34)
解蔽	(39)
正名	(49)
* 关山行旅图	(50)
性恶	(59)
君子	(67)
成相	(70)
赋	(77)
* 灌木集禽图卷	(78)
大略	(82)
宥坐	(98)
* 王原祁艺菊图	(101)
子道	(104)
法行	(107)
哀公	(109)
尧问	(114)

荀子(下)

天 论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①，应之以乱则凶^②。强本而节用^③，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④，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⑤，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⑥，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⑦，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⑧，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①治：合理的措施。

②凶：灾难。

③本：指农业生产。

④养：供养，指衣食等生活资料。

⑤侈：浪费。

⑥略：不足。动罕：懒惰。

⑦薄：迫近，接触。

⑧受时：遇到的天时。治世：社会安定时期。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①；虽精^②，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③，地有其财^④，人有其

治^⑤；夫是之谓能参^⑥。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⑦，则惑矣！

①能：能力、作用。

②精：微妙。

③时：时令。

④财：资源。

⑤治：治理。

⑥参：参与、配合。

⑦愿：向往。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①，四时代御^②，阴阳大化^③，风雨博施^④，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⑤，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①炤：同“照”，照耀。

②代御：一个接着一个。

③化：相互作用，转化。

④博施：普遍施加于万物。

⑤无形：没有形迹可见。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①。好恶、喜怒、哀乐臧焉^②，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③，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④，以治五官^⑤，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⑥，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⑦，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⑧。其行曲治^⑨，其养曲适，其生不伤^⑩，夫是之谓知天。

①形：指人的形体。神：指人的精神活动。

②焉：于此，指人的形体。

③能：代替。

④中虚：胸腔。

⑤治：支配、管理。

⑥财：制裁、利用。非其类：指人类以外的万物。

⑦清：使纯净，使清明。⑧官：任用。

⑨曲治：各方面治理的好。⑩生：生命。

故大巧在所不为^①，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②，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③；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⑤；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⑥，而自为守道也。

①大巧：指最能干的人。②志：认识。

③见：显现。

④宜：适宜，指作物生长的适宜条件。息：繁殖生长。

⑤数：指四季节气变化的次序。事：从事，指安排农业生产。

⑥官人：指掌管天文历法的人。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①，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②，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③；彼作矣，文王康之^④。”此之谓也。

①瑞历：历象，指日月星辰运转的现象。

②繁启：多的农作物发芽出土。蕃：茂盛。

③荒：大。

④康：安定。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①，辍冬^②；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③；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④，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⑤。

《诗》曰：“礼义之不愆兮^⑥，何恤人之言兮^⑦。”此之谓也。

①恶：厌恶。

②輟 chuò：废止。

③輟广：缩小本来广大的面积。④匈匈：同“汹汹”，吵吵嚷嚷。

⑤计：计较。功：效果，指利益。⑥愆 qiān：差错，引申为违背。

⑦何恤：何必顾虑。

楚王后车千乘^①，非知也^②；君子啜菽饮水^③，非愚也；是节然也^④。若夫志意修^⑤，德行厚^⑥，智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⑦，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⑧；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⑨，在此耳！

①后车：随从的车辆。乘 shèng：一车四马为一乘。

②知：同“智”，聪明。

③啜 chuò：吃。菽：豆类，此泛指粗粮。

④节然：偶然，凑巧。

⑤志意修：意志端正。

⑥德行厚：品德高尚。

⑦志乎古：懂得古代的事。

⑧日进：日益进步。

⑨县：悬殊、差别。

星队、木鸣^①，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②，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③，是无世而不常有之^④。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①队：同“坠”。木：古代祭神用的树。 ②蚀：指日蚀，月蚀。

③党：偶然。

④常：曾经。

物之已至者，人袄则可畏也^①：桔耕伤稼^②，桔耘失岁^③，政险失民，田秽稼恶^④，余贵民饥^⑤，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袄；政令不明，举错不时^⑥，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袄；礼义不修^⑦，内外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⑧，寇难并至^⑨，夫是之谓人袄。袄是生于乱。三者错^⑩，无安国。其说甚迯^⑪，其灾甚惨。勉力不时^⑫，则牛马相生，六畜作袄，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不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磋而不舍也。

①人袄：指人为的灾祸，怪事。 ②桔 kǔ：粗劣。

③失岁：影响收成。

④秽：荒芜。

⑤余 di 贵：买的粮食价高。

⑥举错：泛指国家的各种措施。

⑦修：整顿。

⑧乖离：背离。

⑨寇难：外患内乱。

⑩错：交错。

⑪迯：浅近。

⑫勉：役使。

雩而雨^①，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②，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③，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④。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①雩 yú：古代求雨的祭祀。 ②食：同“蚀”。救：打鼓呼救。

③筮 shì：古时用蓍草占吉凶。 ④文：文饰政事。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晖晖不赫^①；水火不积^②，则晖润不博^③；珠玉不睹乎外^④，则王公

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⑤。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⑥，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尽亡矣^⑦。

①晖：同“辉”。

②积：聚积。

③润：光泽。博：多。

④睹：光彩显露。

⑤白：显著。

⑥霸：称霸。

⑦覆：反复无常。幽险：阴险。

大天而思之^①，孰与物畜而制之^②！从天而颂之^③，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④，孰与骋能而化之^⑤！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⑥，孰与有物之所以成^⑦！故错人而思天^⑧，则失万物之情。

①大：推崇。

②孰与：那里比得上。

③从：顺从。

④因：听任。

⑤骋能：施展才能。

⑥愿：仰慕。

⑦有：促进。

⑧错：放弃。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①。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②，乱生其差^③，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④，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⑤，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①道贯：一贯的原则。

②大体：主要内容。

③差：运用道发生偏差。

④中 zhòng：指同道相符。

⑤水行者：指涉水的人。表：标志、标准。

万物为道一偏^①，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

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②,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③,无见于信^④;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⑤;宋子有见于少^⑥,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⑦;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⑧。《书》曰:“无有作好^⑨,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①一偏:一部分,一方面。

②慎子:慎到,战国中期法家。

③诎:同“屈”,委曲求全。

④信:同“伸”,有所作为。

⑤畸:不齐。

⑥宋子:宋钲,战国时宋国人。

⑦无门:没有前进的方向。

⑧化:教化。

⑨无有:不要。作好 hào:有所偏好。

正 论

世俗之为说者曰:“主道利周^①。”是不然。主者,民之唱也^②;上者,下之仪也^③。彼将听唱而应,视仪而动。唱默则民无应也,仪隐则下无动也。不应不动,则上下无以相胥也^④。若是,则与无上同也,不祥莫大焉。故上者下之本也,上宣明则下治辨矣^⑤,上端诚则下愿恧矣^⑥,上公正则下易直矣^⑦。治辨则易一,愿恧则易使,易直则易知;易一则强,易使则功,易知则明,是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则下疑玄矣^⑧;上幽险^⑨,则下渐诈矣^⑩;上偏曲^⑪,则下比周矣^⑫;疑玄则难一,渐诈则难使,比周则难知。难一则不强,难使则不功,难知则不明,是乱之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故下安则贵上^⑬,下危则贱上^⑭。故上易知则下亲上矣,上难知则下畏上矣。下

亲上则上安,下畏上则上危。故主道莫恶乎难知,莫危乎使下畏己。传曰:“恶之者众则危。”《书》曰:“克明明德。”《诗》曰:“明明在下。”故先王明之,岂特宣之耳哉^⑮!

①周:此指隐蔽真情。

②唱:倡导,此指引导者。

③仪:榜样,准则。

④胥:待。

⑤宣:公开。

⑥愿恧 què:谨慎诚实。

⑦易直:平易正直。

⑧玄:迷惑。

⑨幽险:隐瞒实情。

⑩渐诈:欺诈。

⑪偏曲:偏私不公正。

⑫比周:互相勾结。

⑬贵:尊重。

⑭贱:轻视。

⑮特:仅仅。宣:意为公开。

世俗之为说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是不然。以桀、纣为常有天下之籍则然^①,亲有天下之籍则不然,天下谓在桀、纣则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②,令行于诸夏之国,谓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内,国虽不安,不至于废易遂亡^③,谓之君。圣王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势籍之所在也^④,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⑤,内则百姓疾之^⑥,外则诸侯叛之,近者境内不一,遥者诸侯不听,令不行于境内,甚者诸侯侵削之^⑦,攻伐之;若是,则虽未亡,吾谓之无天下矣。圣王没^⑧,有势籍者罢不足以县天下^⑨,天下无君,诸侯有能德明威积^⑩,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君师。然而暴国独侈,安能诛之,必不伤害无罪之民,诛暴国之君若诛独夫^⑪。若是,则可谓能用天下矣^⑫。能用天下之谓王。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